

历史中的性

SEX IN HISTORY

〔美〕坦娜希尔 著



世界性学专著

潘 绥 铭 主 编

历史中的性

[美] 坦娜希尔 著

童 仁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历史中的性

〔美〕坦娜希尔 著

童 仁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三二〇九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4.5印张 330千字

1989年3月第一版 1989年3月第一次印刷

1—18,000册 定价:5.40元

ISBN 7—80014—360—0/G·109

前 言

罗伊·唐娜希尔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Glasgow),获历史学以及经济学学位。在她作了一些年的广告和出版方面的主管经理之后,从1962年起开始从事历史研究,专门研究社会环境以及塑造这些社会环境的影响。她的著作《历史上的食物》和《肉与血》曾经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

本书旨在从最广阔的视野入手考察人类的性能力及其社会后果和道德后果,把它们放在从最遥远的时代直到今天,人类在世界上所有的文明中所具有的性态度、性习俗以及性实践的全部图景中来考察。实际上,这既是一部性史,一部男女两性的关系史,也是一部有关性和性行为如何影响人类发展全部进程的历史。

由于事实就是如此,所以看来没有必要对惯常的否定意见进行辩论。即使不指出,好心的读者也会发现,我不会允许长达几百页的叙述过于偏离叙述主线,而且我希望读者会考虑到,本书把道教的性手册,土耳其太监,古希腊的“人造阴茎”(the dildo),以及巴拿马的鸡奸者包含在内,是为了恰当地补充本书对某种地方性和合法性叙述的省略。

也许我应当提出两个主要观点。尽管现代语言的改革者们为了在语境中(女性也隐含在这些语境之中)消除由男性支配的世界做了积极的努力,但是在我看来,他们没有必要让读者承担这样的负担——必须自己解释那些矫揉造作或者笨拙的改编本。而且“人类的氏族成员关系”难道真的比“男人的兄弟关系”这种叙述有什么改进吗?我基本上一直努力使用 *humanity* 而不喜欢用 *mankind*^① 来表达“人类”这个概念,但是,诸如此类的语词代换并不总是有效的。一旦语词直接与性别有关,我就得面对这种不愉快的用语选择——要么是极为客观的专业术语,要么是粗俗的大白话,要么是维多利亚式的迂回说法。因为到目前为止,许多人的感情都被那些公众从来不使用术语(人们甚至在私下也不经常使用这些术语)伤害了,所以我宁愿采用极为客观的专业术语,以便减少情感因素。

第二个观点是,作者们在宣扬他们的先入之见时经常失败,但是在这样一部书中(在这里,性史是和妇女角色的变化史相比较的),我要公正地宣扬我的先入之见。从实质上说,当法国心理分析学家雅克斯·拉康说“不存在具有首要地位的妇女”这句话时,我同意他的观点。换句话说,妇女是这样一种人,其心理状态和生理状态与男人多少有些不同;同样地,男人也是这样一种人,其心理状态和生理状态与妇女多少有些不同。《历史中的性》既不是一部女权主义著作,也不是一部反女权主义著作。就它所涉及的这个主题的每一个方面而言,我尽可能地使它叙述得既客观又直截了当。

① “*humanity*”和“*mankind*”均可指“人类”,但“*mankind*”还是男性的集合名词,所以作者在严格意义上使用“*humanity*”这个词来指“人类”——译注。

正像对于我的前一部著作——《历史上的食物》——那样，我发现我无法一一列举最近六年，几乎是最近七年来那些回答了我的人类学，考古学，生物化学，遗传学，生理学，心理学，当然还有性行为学方面问题的人们。我希望我已适当地对他们表示过感谢。然而，我必须对一些人特别表示感谢，他们在我完成一个设计的过程中（这个设计时常被迫提出不可能存在的尺度）一直给予我鼓励和帮助。因此，严格地按照学义顺序来排列，我要衷心感谢詹尼特·巴尔绍（Janet Balshaw）、帕特里希亚·戴（Patricia Day）、米凯尔·爱德华兹（Michael Edwardes）、约翰·帕克（John Parker）、克里斯托夫·辛克莱尔—史蒂文森（Christopher Sinclair—Stevenson），还有索尔·斯坦因。最后，我还要向伦敦图书馆这个无比宝贵的公共机构的全体工作人员——他们辛勤而有礼貌，并且一直在帮助我——表示感谢！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部分 史前世界	(1)
第一章 初始之时:交配及生存方式的转变	(2)
第二章 男人成为主宰:天地万物的创造者	(32)
第二部分 公元前 3000 年至公元 1100 年的	
近东、埃及和欧洲	(54)
第三章 第一种文明:性关系的模式	(55)
第四章 希腊:充满肉欲的一面	(86)
第五章 罗马:共和与帝国时期的两性习俗	(113)
第六章 基督教会:禁欲与纵欲	(150)
第三部分 中世纪以前的	
亚洲与阿拉伯世界	(178)
第七章 中国:性爱之“道”	(179)
第八章 印度:作为宗教职责的性	(212)
第九章 伊斯兰教国家:诸种异域性文明的 混合	(242)
第四部分 公元1100 年——1800 年	
不断扩展的世界	(271)
第十章 欧洲 1100 年——1550 年:高雅的 爱情游戏	(272)
第十一章 帝国的探险:印第安及东方世界的 性习俗和法令	(306)

第十二章	1550 年——1880 年欧洲与美洲： 家庭、婚姻与道德	(347)
第五部分	1800 年——1980 年 塑造现在	(372)
第十三章	19 世纪：维多利亚时代人的 性生活	(373)
第十四章	历史悠久的辩论：以参政和避孕 为特征的女权运动	(415)
结束语		(45)

第一部分

史 前 世 界

关于公元前 3000 年以前，也就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以前的男女两性间的关系，几乎不存在什么明确的事实根据。看来情况可能是这样——人类最初是实行群婚的，但是，大约在 25 万年以前，当人类流行居住洞穴的时候，比较紧密的“家庭”纽带就开始发展起来。即使如此，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表明男人已经间接地意识到他在生儿育女方面所承担的生理学角色。直到早期的农业出现之后，亦即公元前 10000 年以后的某个时候，男子才掌握了这种知识；不仅如此，这种知识对他的自我也具有—种激励作用。这种知识也使他形成了关于“所有”的意识，因为“我的儿子”这种概念要求孩子的母亲只能从属于一个男子。在新石器革命的历程中也是这样，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系列的巧合，男子的头脑沿着发展技术和发现的道路发展，而妇女的头脑却依然保持着与现实的直接联系。所以，已经发生的遗传学调整突出了男女两性间的理智差异。在新石器革命出现以前，看来男子和妇女基本上处在平等的地位。在这场革命的过程中，男子经历了一场巨大的自我肯定的浪潮，确定了他自己的优越地位。在这场革命之后，随着人类沐浴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光辉之中，男子就变成了主宰，这是毫无疑问的。

第一章 初始之时： 交配及生存方式的转变

就在公元前 4004 年 10 月 23 日上午 9 点，“上帝以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创造了人类；他创造了男性和女性。”

《圣经》本身并没有详细记载的上帝创造世界的年代、日期和时间，却被 17 世纪的两个学者经过对《旧约全书》进行煞费苦心的年代学研究而计算了出来，而他们的大多数同时代人（这些人习惯于把《圣经》看作是确确实实的真理）也欢迎这种研究结果。能够给上帝创造世界确定一个日期，就能够使上帝创世具有使人心悦诚服的现实性。

又过了 200 年以后，维多利亚时代的新科学才开始触及到人们关于《圣经》的错误观念。那时，在 1859 年，查尔斯·达尔文的著作《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一书出版发行了。它是一种思想的综合，虽然在科学家的圈子中这种思想经历过长期讨论，但是一般公众却对它几乎一无所知；它所涉及的是植物和动物，而不是人。但是，它所具有的逻辑却必然可以适用于人。因为根本不存在单一的创造活动。正像其他物种那样，人也是从某种低级的生命形式发展而来的。达尔文在他 1871 年出版的《人类的由来》一书中，认为这种低级的生命形式是多毛的、四肢均可当手用的动物，它属于伟大的类人猿群。实际上，它是无尾猿。

据说，沃塞斯特（Worcester）主教的妻子曾经大叫大嚷地说：“让我们希望这不是真的吧；即使这是真的，也让我们为了

使它不为众人所知而祈祷吧。”历史并没有记录她是否想到过这样的问题：“人是哪一种无尾猿？”

这个问题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也许令人惊讶的是，其答案在于，在两性关系史上，关于人类的直接祖先（即“拉马皮塞库猿，*Ramapithecus*）是不是更像长臂猿、黑猩猩或者大猩猩的问题，与我们的论述决不是毫不相干的。

达尔文自己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他论述生物进化的著作受到了以下事实的困扰：尽管人们已经在“天性和教养”（亦即遗传与环境）之间做出了区别，但是，直到 19 世纪早期（亦即达尔文去世后又过了 20 多年），人们依然没有证明基因和内分泌激素的作用与生活方式的作用之间的区别。到那时为止，人们也没有发现任何记录早期人类活动的化石，并且对动物的行为也没有做出任何可靠的分析研究。

在《人类的由来》出版以后的这个世纪中，一代又一代生物学家、动物学家以及人类学家已经填补了达尔文几乎根本没有意识到的空白，但是，有关人类起源的具体情节却依然是含糊不清的，而且许多“已知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是推论性的。

概言之，人们关于无尾猿向人转化的流行的观点是，在 2000 万年到 1400 万年以前这段时间之间，一种真正的无尾猿的后代离开了这个动物科系的三个各不相同的支脉。其中，一个群体进化成为大猩猩、黑猩猩和巨猩猩（*orangutangs*）；另一个群体则进化成为一种形体较大的陆地无尾猿，它们与狒狒不同，它们在灭绝以前曾经在亚洲漫游过一个不甚明确的时期；第三个群体则演化成为人类的直接祖先——拉马皮塞库猿。

在之后的几百万年进化历程中，拉马皮塞库猿为了在陆

地上生存而抛弃了树上的生活，它们就像以前吃水果那样开始吃肉。这种生活方式为它提供了比以往更多的蛋白质；如果我们把人类历史作为证据来引证，那么，这多余的蛋白质相当可观地推动了人类的进化；人类进化的最近 5 千年历程已经表明，吸收高蛋白质的人一般来说比吃素餐的人更富有生机。

猿需要具有勃勃生机，因为它现在要为了它的食物（这对于它来说是唯一重要的事）而与体格相当强健的、从事捕猎的猫科动物竞争。最后它发现，两只脚和两只手（其中，它可以利用两只手向它的敌人猛掷武器）要比单纯的四只脚有用得多；这种进化的结果是它向人们略知一二的两足运动转变。

用发展进化的术语来说，这证明了一种推动人类进化的因素，而不是证明了一种关于人类进化的结论；但是，如果这种进化是长期的，那么，米洛岛的维纳斯，古印度的《欲乐经》（The Kamasutra），女郎世界（Miss World），以及《性的快乐》（The Joy of Sex）就都包含在它的直接结果之中。无论人们关于人类进化提出一种什么样的顶峰式的观点，都会迫使他们重新思考灵长目动物传统的交配姿势，并且使他们接着从一种不同的观点出发评价美。

美与交配姿势

就灵长目动物的一般交配姿势而言，都是女性向男性展示臀部，性交过程是简短的、粗鲁的和有目的的。但是，人们却不能用这种性交的生理学根据来说明性交的双方什么时候开始实行面对面地性交。一旦面对面的性交方式出现了，肌肉、

神经末梢、敏感的机体组织、以及阴茎进入阴道的角度就会全部为一种性感体验服务，而人类以外的灵长目动物是不可能具有这种性感体验的。或者，至少就女性而言情况是这样。曾经有人提出过这样一种理论，即女性的性高峰是伴随着新的性交姿势的形成而出现的，人以外的其他灵长目动物没有这种性高峰体验。不论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正像性交天生就具有目的性那样，现在性交变成积极欢愉的了；人们对这种欢愉的追求、以及对这种目的的满足已经影响（这种影响有时显而易见，有时又是含糊不清的）了此后人类的发展进程。

这里存在着一些有联系的变化。从人类普遍接受了前入位性交姿势的时候起，早期的人类就脱掉了他们的祖先所具有的绝大部分体毛，但是他们发现，为了减少性交过程中的摩擦力，很有必要保留某些体毛。从结构方面来看情况也是如此。新的性交姿势造成了一种变化，英国遗传学家 C. D. 达灵顿 (Darlington) 把这种变化描述成为“今天在人类的种族和个体之间发生的，生殖器在解剖学方面的伟大的转化。”在这个方面，卡拉哈里沙漠 (Kalahari) 中的布什人 (Bushman) 的情形就是典型的例子。女布什人具有非常大的阴阜和耻骨，因此，男布什人为了越过它就需要具有几乎呈水平状态的阴茎——这一点在周围的邻近部落中成了人们长期谈笑的一个话题，而且，这无疑是促使布什人仇视这些部落的因素之一。

在另外一种水平上即从生理学角度来看，有人认为前入位性交使人类的女性很容易遭到强奸。而其他灵长目动物则不可能有这种遭遇。在生命世界中，看来只有一种蜘蛛和人类一样具有这种能力——能够在违背女性意愿的情况下完成交配。

达尔文并不认为自然选择是独一无二、不可分割的。他相

信世界上还存在着某种性别选择，这种性别选择持续不断地发挥着有助于某些特性（这些特性对于人类最富有吸引力）的作用。对于人类来说，最富于吸引力的是这样一种人——他最有希望交配，早交配，并且生育尽可能多的子女；因此，进化的天平倾向于遗传不断增加的美和魅力。虽然环顾一下当今的世界，并不能把这一点作为一种主张（这种主张的真理性是不证自明的）而直接证明，但是显而易见，存在的这种性别选择不仅是男人的胡子和女人的无须，而且也促成了男人的身材高大和女人的体态匀称。

因为人类只要遵循古灵长目动物的交配姿势，男子就只能看到其性伙伴的背部，所以，看来他已经从他的性伙伴那丰满圆润的臀部获得了审美的满足。女人根本看不到什么。对于她来说，也许她应当为了“漂亮就是漂亮所展示的东西”这种哲学而放弃她的荣誉。但是，一旦性交的姿势发生了转变，男子对臀部表现的热情就被他对富有弹性的乳房和腹部的喜爱取而代之了——只有在一两个著名的情形中，例如在哈顿塔特族（Hottentots）人那里，才有例外的情况。对于性交的双方来说，脸庞也开始变得重要了；回溯一下有关人类肖像的5000年文明长廊，人们有时候仍然能够透过发型、服装以及化妆品的修饰，把握特殊的脸庞类型；这些脸庞类型从属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这是不容误解的；它们不是这些历史时期本身的产物，而是这以前一代又一代人的美的理想的产物。

谁也不知道，拉马皮塞库猿的后代什么时候开始头一次转变成新的交配方式。实际上，甚至没有人知道它们是什么时候初次登上历史舞台的；而且，关于是把它们划归奥斯特拉罗皮西库斯（*australopithecus*）——一种无尾猿而不是人，还是划归灵巧的人（*homo habilis*）——是人而非无尾猿，还存在着一

些疑点。但是，狩猎和制造工具（这些活动不仅需要手灵巧，而且也需要智力）促成了他们向人类出现以前的直立人（homo erectus）转化；这些真人知道如何用火，他们在狩猎中相当灵巧，足以打死大象、犀牛、老虎以及野牛。此后，在 20 万年以前，他们转变成成为类似初期人类的人类（homo sapiens），我们几乎可以把后者确定为现代人之父。

一夫一妻制还是一夫多妻制？

与其前辈相比，智人只不过稍微聪明一些，他们仍然处于蒙昧和文明之间；因为直到大约公元前 3000 年才开始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人们所知道的此前的绝大部分情况，都是以有限的考古学事实和从原始人的思维模式出发所作的推测为基础的，这些原始人一直幸存到当代。

通常，考古学的事实过于受一些解释和现存的原始部落状况（诸如有关这种状况的数理统计资料）支配，因此几乎不可能用它们来证明任何一个问题。因为至少就智人开始存在以后的第一个 15 万年而言，人们那学院式沉思的唯一一个不稳固的立足点，就是以工具、骨骼以及堆积如山的原始人生活居处的碎片为基础的。实际上，现在人们关于这种原始人的个人生活所知道的一切，只不过是曾经发展出来的某种宗教信仰或者博爱的信念，这些信念使他关心照顾生病者和年老者，并且使去世者入土为安。而他的性生活依然是个谜。

但是，全部历史组成的一个前后连续的序列。其中所发生的每一个事件都通过某种方式和它以前发生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因此，就像今天的智人的性和家庭生活那样，早期智人的

性和家庭生活——不论它在时间上如何遥远,都是 50 万年, 500 万年, 5000 万年以前的性和家庭生活的结果。考察无尾猿的祖先和人的祖先极为相似这个问题之所以既有趣又富有启发,原因就在于此,尽管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确定的答案。因为,如果人们知道了真人是否最像实行一夫一妻制的长臂猿,那么,今天的一些使人深感兴趣的问题——诸如,早期社会是由男子统治还是由妇女统治,是根据父亲的血统考查血缘还是根据母亲的血统考查血缘,还有,是生殖女神更值得崇拜还是代表男性沙文主义的神祇更值得崇拜等等——就可以得到解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从人类社会出现以来就存在的父权制社会的成功原因,或者诸如实行乱交的黑猩猩为什么如此,以及母权制社会什么时候才有可能存在这样一些问题才能获得解释。

在人处于人类出现以前的状态中的某一时刻时,他发现了他的说话能力。狩猎和制造工具都是社会性的技能,强制他的交流活动要在比原始人的交流更为复杂的水平上进行。在无尾猿中,即使最健谈的长臂猿也只不过具有十分有限的一些语音和语音系列。然而,其中每一个语音或者语音系列却具有特定的含义,有一个语音系列特别与早期人类的社会地位有关。它所表述的信息是:“躲开我的妻子!”

在无尾猿中,只有长臂猿有使用这种表述的必要,因为它拥有一个妻子。和人类不同的其他灵长目动物生活在实行乱交的群落之中;在这里,一种性别时常居于统治地位,不存在“配偶约束”(pair bonding)。例如,雌性黑猩猩迅速而持续不断地与几个雄性黑猩猩交配,并不和其中任何一个雄性具有特定的配偶关系。

人们一般认为,长臂猿的乱交习惯是由以下事实造成的,

即雌性长臂猿——它接近于人类的女性，而不像其他灵长目动物的雌性——并不受发情周期的影响，生殖周期只保证了雌性长臂猿在能够最大限度地生殖的一到两天中（亦即在排卵期）的性感受。这种理论表明，由于雌性长臂猿不论什么时候都可以接受交配，所以，雄性长臂猿每次只要挑选一个性伙伴就可以满足它的性冲动，因此它只需要一个性伙伴。也许这样推测更真实，即雄性长臂猿只要求拥有一个性伙伴。与黑猩猩，大猩猩以及狒狒的处境相比，一夫一妻制必然是平静的，永远准备着随时满足群落中每一个偶尔发情的雌性长臂猿的性要求。

正是恩斯特·海克尔(Ernest Haeckel)(他是科普作家，也是达尔文的同时代人)第一次大肆宣扬长臂猿是人类最直接的亲属的思想；当时，正是这种思想引起了西方历史学家们的注意。它使人类的早期发展作为长臂猿的家庭生活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得到再现，这种家庭生活恰当地表现出了与当代西方人家庭生活的相似性。丈夫、妻子和孩子作为一个群落生活在一起；当孩子们长大成人以后，他们就离开家庭(或者被抛出家门)去建立他们自己的家庭。如果说人类以这种方式开始生活，并且就以这种方式结束生活，那么，人类发展的各个黄金时代之间的空白就可以为人们所理解地、甚至引起人们同情地用一连串家庭日常生活的画面(其中，男子外出狩猎，妇女持家或者看守洞穴)来填补；在人们与山上所有邻居聚集在一起生活这种形式之中，偶尔会出现一种关系的破裂。不幸的是，就这种舒适愉快的再现而言，在 5000 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得到更为广泛地传播的是一夫多妻制，而不是一夫一妻制。

就作为人类最直接的亲属而言，初看起来，实行乱交的黑